

升庵詩話集注

〔明〕楊慎著
王仲鏞箋證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升庵詩話箋證

〔明〕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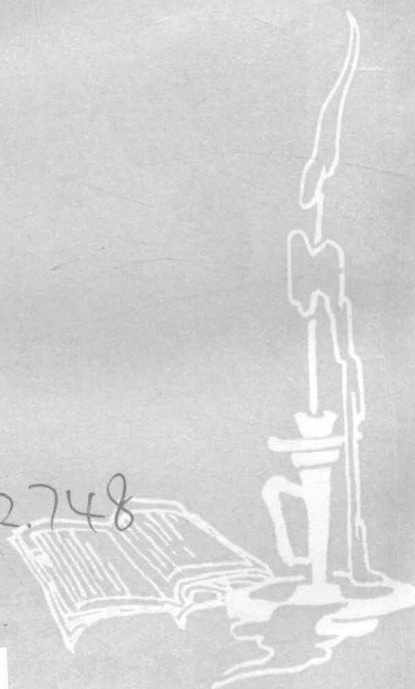
慎

著

王仲鏞

箋證

I222.748



升庵詩話箋證

〔明〕楊慎著 王仲鏞 箋證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（上海瑞金二路272號）

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如東印刷廠排版印刷

開本787×1092 1/32 插頁5 印張 20.625 字數 350,000

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000,001— 3,000

統一書號：10186·748 定價：6.40元

升庵杖履圖



圖一 升庵杖履圖

——此生前所繪，石刻舊在昆明高
峽太史祠中，今已不存。

升菴詩話序

昔在孔子博文約禮孟氏博學反約多識
畜德聖哲所尚稽古博文代有其人反而
說約匪心會神悟雖六經亦糟粕耳吾友
升菴楊子正德辛未臨軒及第蜚聲詞垣
續承家學嘉靖甲申與新貴人爭禮譴戍
南荒十有八年上探墳典下逮史籍稗官
小說暨諸詩賦百家九流靡不究心各舉

圖二 明嘉靖四卷本升庵詩話書影

升菴詩話卷一

錦城絲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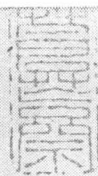
唐人樂府多唱詩人絕句王少伯李太白爲多
杜子美七言絕近百錦城妓女獨唱其贈花卿
一首所謂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
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也蓋花卿
在蜀頗僭用天子禮樂子美作此諷之而意在
言外最得詩人之旨當時妓女獨以此詩入歌
亦有見哉杜子美詩諸體皆有絕妙者獨絕句

圖三 明嘉靖四卷本升庵詩話書影

詩話補遺序

經眼

鄉先生升菴太史寓滇之日杜門却掃
以文史自娛著書凡十數種流播海內
金桴玉屑人亟珍藏點翰之暇復述綴
詩話以裨詞林之缺三筆業已鏤棗奇
且富矣茲補遺三弓乃公門人晉陽曹
壽甫詮次成帙請于嚴君東崖郡公授



詩話補遺卷一



非養揚慎著

門生曹命編校

浮渲梳頭

本事詩載劉禹錫杜司空席上贈妓詩云
浮渲梳頭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今本
浮渲梳頭作高髻雲鬟又以爲韋應物詩
者誤也蓋韋與劉皆嘗爲蘇州刺史是呂
傳疑浮渲字妙畫家以墨飾美人髻髮謂

圖五 明嘉靖三卷本詩話補遺書影

前言

楊慎，字用修，別號升庵，四川新都人。明正德六年殿試第一，授翰林院修撰。嘉靖三年，以上疏議大禮，兩被廷杖，斃而復蘇。旋謫戍雲南永昌衛，時年三十七。嘉靖三十八年，卒於戍所，已七十二矣。升庵既得罪時君，自知不爲當世所容，雖處遐荒，獨肆志文學，著作之富，爲一代冠。身後譽之者固多，毀之者亦復不少，要其緒言餘論，足以傾動當時而影響於後世。今校理《升庵詩話》，因揭櫟數端，略論之，以弁於首焉。

蓋升庵生於弘治、正德、嘉靖之世，其始，天下既厭「臺閣雍容」之作，愈久愈弊，陳陳相因，遂至啾啾冗沓，千篇一律（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）。李東陽本宋嚴羽之說，標舉唐音，主情思，

重比興，以爲詩之爲用，乃「以其有聲律諷詠，能使人反復詠諷，以暢達情思，感發志氣」（《懷麓堂文集》卷五《滄洲詩集序》）。又謂「詩有三義，賦居其一而比興居二。所謂比興者，皆托物寓意而爲之者也。蓋正言直道，則易於窮盡而難於感發，惟有所寓托，形容摹寫，反復諷詠，以俟人之自得，言有盡而意無窮，則神爽飛動，手舞足蹈而不自覺，此詩之所以重情思而輕事實也」（《懷麓堂詩話》）。以是轉移風氣，爲時宗仰。升庵少時，以《黃葉》詩受知東陽，登第又出門下，親承指授，故其生平言詩，實濫觴于此。然東陽好言法度，其重唐詩，亦每於音調句律中求之，加以「歷官館閣，四十年不出國門」（《列朝詩集》丙集第一《李少師東陽》），故其所作，不窺於雄奇奧麗之境，而惟以辭之「簡遠」，意之「古澹」爲高（見《懷麓堂詩話》）。李夢陽一出，譏其「萎弱」，非無見也。

夢陽才思雄鷲，以復古自命，「倡言文必秦漢，詩必盛唐，非是者弗道」（《明史》卷二百八十六《李夢陽傳》）又謂「學詩必須學杜，詩至杜子美，如至圓不能加規，至方不能加矩矣」（何良俊《四友齋叢說》記顧東橋引李夢陽語）。主張太過，又以模擬爲唯一途徑，嘗云：「夫文與字一也，今人模擬古帖，即太似不嫌，反曰能書，何至獨文章而欲自立一門戶也？」「甘作『古人影子』而不辭」（《空同集》卷六十二《再與何氏書》）。故錢謙益譏之，以爲「但學杜詩聲口，取其

形似，却不知八寸三分帽子，也有戴不得去處。」（《列朝詩集》丙集第十一《李副使夢陽詩註》）升庵喻以「玩瓶中之牡丹，看擔上之桃李」（《答重慶太守劉嵩陽書》），蓋謂其模擬失真也。模擬之不足，繼以剽竊，若謙益所舉《功德寺》諸詩，篇中直寫杜句，至再至三，而詩弊爲甚矣。然當時何景明、徐禎卿、邊貢之徒，皆奉以爲宗，天下無不爭效其體。諸人復互相標榜，排斥東陽。升庵早年與景明訂交，相與論詩，即頻見異同。既而復古之風大煽，遂起而力矯其弊。自言已志，欲振詩風，「永言緣情，效杜陵以上四始」（《答重慶太守劉嵩陽書》）。故其論詩，每發一義，皆所以破李、何。錢謙益云：「及北地侈言復古，力排茶陵（李東陽，茶陵人），海內爲之風靡，用修乃沈酣六朝，攬采初唐，創爲淵雅博麗之詞，其意欲壓倒李、何，爲茶陵別張壁壘，不與角勝口舌間也。」（《列朝詩集》丙集第十五《楊修撰慎》）蓋得其情。然謂不爭口舌，乃就其詩言之，非所以語其持論也。

蓋李、何之病，不在於宗唐，而在於唯古是尚，以爲「漢後無文，唐後無詩」，主張「不讀唐以後書」；謂「宋無詩」，「宋人書不必收，宋人詩不必留目」。又，其病不在於法杜，而在於其專主一家，而所津津樂道者，不過七言律激昂感愴之調，及其「頓挫倒插之法」（《明史》卷二八六《李夢陽傳》引王維楨語），升庵反之，厥標三義：

一曰：「人人有詩，代代有詩。」以爲詩之所始，本乎性情，「六情靜於中，萬物盪於外，情緣物而動，物感情而遷，是發諸性情而協於律呂，非先協律呂而後發性情也。以茲知人人有詩，代代有詩」（《升庵文集》卷三《李前渠詩引》）。此乃上取古人「音由心生」（《樂記》）、「詠緣物感」（鍾嶸《詩品》）之義，以廣東陽「主情思」之說，實亦救其偏蔽。蓋知情思之發，在於境遇；聲音之變，潛與政通，則不至於專於音調句律之間求之矣。是以升庵又云：「或政遇醇和，則膏澤醲乎胥餐；時值窳黷，則勞苦形於詠謠。」（《李前渠詩引》）持此以觀歷代之詩，如杜公（甫）、范（成大）、陸（游），同寓蜀中，其詩皆推表山川，膾炙人口，而境界各別，「亦其時之遇也」（《東皐三蜀兩遊集》序）。以此推之，則凡有以「感物造端」，「托物寓意」，而情與境合者，「豈分窮達，奚別古今」，皆得而謂之詩，自不能專着眼于盛唐一代，杜甫一家矣。

二曰：「尊唐不可卑六代。」以爲「漢代之音可以則，魏代之音可以誦，江左之音可以觀，雖則流例參差，散偶臚分，音節尺度，粲如也。有唐諸子，效法於斯，取材於斯。昧者顧或尊唐而卑六代，是以枝笑幹，從潘非淵也，而可乎哉」（《文集》卷二《選詩拾遺序》）？此泝其源也。有其源則有其流，故升庵尤力言：「不可云宋無詩。」（見《詩話》）「劉原父《喜雨詩》」、「蓮花詩」、「文與可」、「劉後村三詩」、「宋人絕句」諸條及《升庵遺集》：《宛陵詩選序》外此，升庵尚有《宋

詩選》、《六一、宛陵詩選》、《蘇黃詩髓》、下逮《元詩選》、《皇明詩鈔》、《續鈔》以至李夢陽《空同詩選》及並世諸家詩選等。是其博採通識，勝於李何之割斷歷史，專固自擅，亦爲遠矣。

三曰：學詩之法，在於「別裁僞體」，「轉益多師」。升庵嘗舉少陵「不及前賢更無疑，遞相祖述復先誰，別裁僞體親風雅，轉益多師是我師」一詩（《戲爲六絕句》之六），衍劉須溪語羅履泰之說云：「此少陵示後人以學詩之法。前二句戒後人之愈趨愈下，後二句勉後人之學乎其上也。」蓋謂後人不及前人者，以遞相祖述，日趨日下也。必也區別裁正浮僞之體而上親風雅，則諸公之上，轉益多師，而汝師端在是矣。」（《詩話》：「杜少陵論詩」條）故所謂「浮僞之體」者，不獨「借助貓兒狗子」之晚唐惡詩（《詩話》：「劣唐詩」條）；空吟不學之九僧江湖（《詩話》：「假詩」條）；若李何「剽竊雷同，比興漸微而風騷稍遠」之作；以至升庵所尚「六朝之調，初唐之體」，使其流於「纖艷不逞，啾緩無當，作非神解，傳同耳食」者，亦當在於區別裁正之列。（《詩話》：「胡唐論詩」條）且升庵亦非不學杜者，嘗論杜詩上繼六朝（見《詩話》：「杜詩本《選》」、「學《選》詩」、「杜詩奪胎」、「劉須溪」、「雕菰」、「羊腸熊耳」諸條）；其早年爲詩，時傷綺麗，得罪成滇以後，感於少陵《入衡州》：「悠悠委薄俗，鬱鬱回剛腸」之語，詩境爲之一變。於杜之晚規庾信，由綺艷、清新以入老成之意，體會尤深：以爲「綺艷、清新，人皆知之，而其老成，獨子美

能發其妙」，因衍之云：「綺多傷質，艷多無骨，清易近薄，新易近尖。子山之詩，綺而有質，艷而有骨，清而不薄，新而不尖，所以爲老成也。」（《詩話》：「庾信詩」條）此固善發杜詩之旨，實亦升庵是時學詩自得之言。其嘉靖四年入滇途中《乙酉元日新添館中喜晴》（五律）一首，王夫之評云：「重處皆輕，麗處皆切。」（見《明詩評選》）已見其進境「老成」，與少陵「波瀾莫二」。其後，十一年居安寧，有《春興八首》，感事詠懷，沉鬱悲涼，直出《秋興》，昔人亦稱其可媲少陵「夔州以後詩」，（見陳文燭《升庵文集》序）固與夫「但學杜詩聲口」，專工「頓挫倒插之法」者異矣。

抑升庵之所以異於時人者，復在於其思想之通脫與眼界之寬廣。

明代爲封建社會後期，中央集權，趨於強化，而程朱理學，如日中天。嘉靖初年，大禮之議，迎合帝意之張璁、桂萼、方獻夫、席書之徒，皆以理學進。升庵始猶斥其「僞學」，謂與張、桂諸人，「學術不同」（見《明史》卷一百九十二《楊慎傳》）。繼而見其顛倒是非，報復奔競，

無所不用其極。乃悟程朱理學之弊，志欲起而矯之。所謂「訓詁章句，求朱子以前六經」者，時方以程朱之道治天下，不敢顯斥其非，託言「訓詁章句」而已（見《答重慶太守劉嵩陽書》）。故升庵著作中，凡議宋人之失者，多指程朱。若「宋人議論多可厭」、「宋人議論不公不明」、「晦庵僻論」、「朱晦庵、真西山不識《伯夷傳》」諸條（見《丹鉛總錄》），則直斥程朱之名矣。其論詩，如「唐詩主情」、「宋人論詩」、「沈氏竹火籠詩」諸條，所駁「宋人」之論，亦皆出於《朱子語類》（見《詩話》）。升庵可謂明代前期中反理學之第一人。後來李贄《續藏書》爲立佳傳，盡列其著述之目，或出於此。

升庵既不爲道學所囿，故其學問文章，幾於無理不可究，無事不可入。博涉多通，於所著見之矣。《詩話》中，亦每取人所不敢取，言人所不敢言。詩之範圍，因而愈廣。苻堅之雋句（「苻堅詩」條），羊祜之疏語（「羊叔子疏語」條），及「子書傳記，語似詩者」，取之；「佛經似詩句」者，亦取之；以至堠子之偈（「堠子偈」條），「劄青」之文（「長安貧兒鏤臂文」條），外國之歌曲（「多根樹」條），舜苗之舞辭（「蘆笙」條），俱所採錄；古今風謠，民間諺語，亦特編成集，爲清人彙集《古謠諺》開其先路。其注意於「唐人傳奇小詩」，以爲「大有絕妙千古一字千金者」。對於後來胡應麟之蒐集鬼詩，亦大有啓發。真所謂「兼收並蓄」，「細大不捐」，擴大詩歌領域，

其眼光所及，不啻超出時人倍蓰矣。

三

升庵以一代學者，兼爲詩人，嘗謂「詩之盛衰，系乎人之才與學」（《詩話》：「胡唐論詩」條），又云：「古之詩也，一出於性情；後之詩也，必潤以問學，性情之感異衷，故詩有邪有正；問學之功殊等，故詩有拙有工。」（《李前渠詩引》）是以主張「學詩終於多識」（《異魚圖贊》序），作詩「用字須有來歷」。因論少陵「讀書破萬卷，下筆如有神」之語，云：「此子美自言其所得也。讀書雖不爲作詩設，然胸中有萬卷書，筆下自無一點塵矣。近日士夫爭學杜詩，不知讀書果曾破萬卷乎？如其未也，不過拾《離騷》之香草，丐杜陵之殘膏而已。」（見《丹鉛總錄》卷十九）又謂「胸中無國子監，不可讀杜詩」（《詩話》：「杜詩野艇字」條）。除此而外，升庵更於陶淵明「讀書不求甚解」之言，別疏解會（見《外集》卷六十），以使空吟不學之徒，不得有所藉口。

至於升庵詩學，有裨後世，其尤可稱述者，約有三事：

其一，探究源流，以明詩史。以爲「六代之作，其旨趣雖不足以影響大雅，而其體裁實景

雲、垂拱之前驅，天寶、開元之濫觴」(《選詩外編序》)。因有《千里面譚》、《五言律祖》之輯，以見唐人律詩，起于六朝新體；又舉梁武帝《江南弄》、陶弘景《寒夜怨》、陸瓊《飲酒樂》、梁僧法雲《三洲歌》、徐勉《迎客送客曲》、王筠《楚妃吟》、隋煬帝《望江南》與《夜飲朝眠曲》諸作(並見《詞品》)，以證「填詞必溯六朝」，而宋元詞曲，可以貫通於齊梁樂府。此皆切理饜心，爲治詩史者所樂道者矣。

其二，精研李杜大家，漸成專門之學。李、杜二家，世皆宗仰，然自明代以前，論者雖多，專攻甚少。升庵於李白之故里家世，遊歷出處，多所考論。對於二公之襟懷抱負，詩學淵源，以至短長得失，皆綜覈文史，斷以己意。每發前人之所未發。又與張含合選二家詩，李詩百餘首，才取全集八分之一；杜詩約二百首，取七分之一。可謂至嚴至精；批點不作空論，絕去明人以八股衡文之頭巾氣習，往往一語破的。通觀所論，升庵之於李杜，總體而言，殆無軒輊；一詩一體，則敢議其優劣。人或謂其「揚李抑杜」，未必然也。又，升庵於唐絕亦所專研。有《絕句衍義》、《唐絕增奇》、《唐絕搜奇》、《絕句辨體》之作。所論「唐人樂府，多唱詩人絕句」，實後來王士禛以「絕句爲唐樂府」之所本(見《唐人萬首絕句選》序)。至謂杜甫「獨絕句本無所解」，雖非至當之論，要亦有故。王世貞謂杜爲唐絕「變體」(《藝苑卮言》卷四)；胡應麟尤